

大海的胸怀

□殷慧芬

他姓海,我们就叫他大海。大海有1米8的个子,一双手就像蒲扇,大大咧咧的。我后来知道大海的这双大手做过20年的翻砂造型,这是蹲在泥土般的黑砂中,用双手来塑造形态各异的铸型,用这样的铸型浇铸出的铁的造型,也许它没有雕塑的美感,但是它充满了技巧和力量。据说别人干一天的活,大海只要一个小时,而且“生活”绝对漂亮,没有瑕疵,是单位里出名的技术能手。我还听说大海年轻的时候,练过10年举重,是个业余举重运动员。于是我可以感受到大海这双手的力量。

大海后来当了车间里的支书,迄今已有8年,可以说是“老支书”了。可惜大海离开了熟悉的岗位,失去了评定工人技师的机会,又因为没有高学历(尽管年年有先进支书的称号),大海也无法向高级职称进军了。这是很普通的一个老三届人的尴尬。好在在大海很豁达,他有一种平衡的理论,即“有所得必有所失”,谁叫自己当了支书呢。他也用这种理论来对待妻子的下岗,晚饭后和19岁的女儿、妻子一起散步,他抬着胳膊对愁眉苦脸的妻子说:“你不挽?你不挽,女儿来挽了噢!”于是一家子手挽手欢欢喜喜地簇拥着逛大街。

我和大海认识是在张家界。我们一行9人,因为偶然的机缘组成团队,走到一起来了。在这以前,我们谁也不认识谁。记得头一天下火车的时候,我提着箱子,蹒跚地跟着人群,没走几步,一双大手就伸了过来。没有漂亮的话语,仿佛是一种责任,箱子就到了大海的手里。那天爬张家界的黄石寨,是个雨天,同行的老蔡是位60岁的老先生,面对着绵绵的细雨和三千多级上山

的台阶,他扬言不到长城非好汉,老先生还提了只沉甸甸的装满冷开水的大号雪碧瓶子,大伙儿开玩笑说这是“地对空导弹”。毕竟年届60,英雄气短,蔡老先生爬不了几个台阶就气喘吁吁落在后面了,我在山道上扭头看他,发现“地对空导弹”已经提在大海的手里了。这以后,身体最壮实的大海就始终殿后,陪伴着老蔡,扶助他。后来在黄石寨的顶上拍照,大伙儿轮流上前亮相,手里提的雨伞、塑料袋、旅游册等等,不知不觉的都往大海手里塞,我看他大手里五花八门的,什么都有,我说:“大海,怎么东西都到了你这里,你劳动模范呵?”大海憨憨地笑了几下。他后来告诉我,他们单位也有人开过他玩笑,说“你是孔繁森呵?”我从这样的玩笑里,看到了大海的本色,一种努力做人的本色。这是比一切的职称和名誉都可贵的人的底蕴和传统。

站在黄石寨的顶上,只见无数奇秀壮美、突兀林立的峰林在雨雾烘托的太虚幻境里时隐时现,我深深的震撼,曾经塑造过无数铸件模型的大海,面对着大自然的杰作感叹说:“我觉得自己的渺小!”我看着他的大手里提着的五花八门的杂物,那只沉甸甸的“地对空导弹”,我想,我们平常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大手在承担和塑造。这样的日子需要一步步的努力和持久的恒心,需要一点一点地积聚起平凡和漫长的岁月,然后才是无数人生的峰林,它同样也涵容了美、耐心和力量。

四年(1509年)都穆编撰的《练川图记》将安亭镇列为嘉定县七镇之第三。可见以“安亭”名镇不会迟于明代中期。

说起安亭悠远的历史,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位于安亭镇北的千年古刹“菩提寺”及与之毗邻的清代震川书院、因树园。今天的安亭中学即是当年菩提寺、震川书院和因树园的故址。菩提寺始建于三国赤乌二年(公元239年),是嘉定县中最早的寺庙。前为金刚殿,中为观音殿,后为大雄宝殿。三殿庄严肃穆,古林雄伟。寺中的古银杏、投钥井(也称投钥泉)相传是梁代的遗物。关于投钥井还有一段传说: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大雄宝殿倒圯,佛像毁坏。当地百姓为之叹息不已,以为这千年胜迹再无重兴之望了。是时,恰逢武陵僧人海月路过,见此情景,决意修复此殿。海月让铁匠铸了一条重逾百斤的铁链,自锁其颈项,并把开锁的钥匙投于殿前井中,向众人明誓:“不复大雄宝殿旧观,决不为人!”此后三年,无论严寒酷暑,海月负链到各处劝募。五年后大雄宝殿重建竣工,如来佛像也重塑一新。落成之日,人们从井中取出钥匙,为海月开锁庆功,并一致推举他主持菩提寺。这口井遂被称作投钥井。

从菩提寺东折,即为清道光八年(1828年)江苏巡抚陶澍奏建的震川书院。七十多年中,震川书院一直被视为“昆、新、嘉、青四邑士子会文之地。”“震川”是明代大儒归有光的别号。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归有光首次会试落第,徙居安亭江上,在岳父家“世美堂”读书讲学达十三年之久,培育了无数莘莘学子。他那海人不倦的精神和仗义执言的品德深受安亭百姓的敬重。特建此书院,以示纪念。震川书院往东,同年还建有小而巧的因树园,园中有道光皇帝御赐“印心石屋”匾额,以及畏垒亭、陶庵、清晖小榭,别有洞天、藕香深处诸胜。

时过境迁,菩提寺、震川书院和因树园的旧观已面目全非。唯原菩提寺的山门桥(又名弥陀桥)、古树、投钥井的井圈和因树园的湖石假山、荷花池、曲桥等遗物尚存。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钱大昕撰文的《重修菩提寺记》碑和清道光十年(1830年)嘉定知县奏请朝廷奖励捐建震川书院的碑刻,已于1984年移置震川书院旧址上的新建碑亭内。此外,荷花池畔的“樊轩”壁间还嵌有一方珍贵的碑刻,上面镌有乾隆皇帝为邑人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张鹏翮回里省亲书写的一首诗:

“黍熟禾田花鸭飞,雨香秋浦簪鱼肥……”当沈子全念了开头这两句,就听到大听的一声“停住”。语音不高,可声震四座,大家都愣住了。大听笑着说:“沈老弟,你张冠李戴了吧?这可不是我的诗。”

“是吗?我真是昏了头,”有着随机应变本领举人老爷,呆了一下,马上转舵,“小弟只见这两个佳句,又是今人写嘉定的,便以为此句非辛楣先生莫属。鲁莽,鲁莽,该罚,该罚!”转身端起酒杯,直往嘴里灌,之后用手背抹了抹嘴角,两颊已是彤云密布,一直红到耳边脖子根,像桌上那盘红烧蹄髈。

“依我看,非但称不上佳句,还是改装别人的货色,”大听不紧不慢地分析着,“唐人张志和的《渔歌子》头两句便是‘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鳊鱼肥’。大家比比看,‘白鹭’蜕成了‘花鸭’,‘鳊鱼’呢,用了代用品‘簪鱼’。要晓得我们嘉定簪鱼便宜得很,七八斤也换不到一斤鳊鱼呢!”这一席话,说得满堂一片嘻笑声。

“完了,这下子全完蛋了,教授的位置泡汤了!”沈子全的背脊与脑门上爆出了粒粒汗珠子。天并不怎么冷,谁叫自己穿起皮袍来呢!正在自怨自艾时,又听得左桌上的一个青年发难:

“老师,那是元朝谢应芳写的吧?句子整脚透整脚透,是首打油诗吧?”年少气盛的钮树玉不留情面地揭老底,“沈先生却说是佳句……”

“树玉,我们是搞考

据的,”大听见苏州客人那副尴尬相,有心缓和一下气氛,“写诗填词作赋是内行。沈先生一家门诗人,德潜先生又是当今诗坛盟主,我们应听小子令贤弟的高见。”

“不,不不,辛楣兄评得极是,小弟领教了。堂兄托人献书之事,现已完成,我该告退。恕罪,恕罪!”沈子令拱一拱手,撩起皮袍子后襟,退下台阶,在一片哄笑声中,逃出门去。

寿宴也就在这一派笑声欢语中散去。

这时,皎洁的秋月已挂在法华塔塔尖上,后园里凄凄唧唧的虫声也渐渐幽下去了。孩儿桥头打更的笃笃声,远去了,惟有大听书房里仍然灯火通明。钱伺推门进去,见伯伯正披件长衫伏案走笔疾书。大听见侄儿来,便抬头说:“伺伺,你来得正好。明天,把我历年写的诗稿整理归拢一下。”

“大伯,依改变主意,准备印诗集啦!”

“是啊,一反故态哟,为了以正视听,只得自食其言了!”大听感叹了一番后,拣起桌上的稿笺递给侄儿:“伺伺,你看这一页。”

钱伺接过来,看这稿笺上写着——

虞美人(摄影) 何根法

烟花迟令节,三月仲春如。诗句天空赋,归帆风力舒。门无新署凤,家有旧藏书。香案需供奉,休耽五柳居。

安亭老镇距菩提寺一里许,至今古风犹存,十字形的弹石街整洁平坦,横卧于安亭泾上的严泗桥(明洪武七年始建)和井亭桥(明弘治八年始建),南北相望。镇上集市有二。俗以严泗桥为中心的北市称大安亭,以井亭桥为中心的南市称小安亭。市街东西约半里,南北约一里,有大小商店150余家,以北市严泗桥一带最热闹。

明弘治正德年间,安亭还出过一位戏剧传奇作家——沈龄,他善书工画,诗文皆通,尤精乐律,名满

大江南北。据记载,他曾得到贵显一时的太傅杨一清的垂青,延聘至家。明正德皇帝南巡时,到杨一清府上小憩。当晚,杨一清特请沈龄撰写戏曲,供奉皇上。沈龄即选杨府梨园弟子,边撰边教《四喜记》一出,并连夜赶排。翌晨,正德皇帝看罢《四喜记》,极为赞赏。于是正德皇帝要给沈龄作官,沈龄却不受而归。而今他仅有一部《三元记》传世。

星转斗移,人事沧桑。安亭镇上的诸多古迹虽多已不复再现,但是当年僧人海月百折不挠的毅力;沈龄,归有光潜心事业的班后,我和往常一样来到车站,一眼便看到他

已经站在老地方了。乘郊区班车的人并不多,我和他是这个小站的常客,两年多来,几乎天天乘同一辆车回家。然而,或许是都市人惯有的漠然和矜持,我们之间从没说出一句话。和往常一样,他已经买了张晚报在那儿翻阅了。

到郊区的车子是招手车,车子来往的时间不定,运气好时等十几分钟,背运时要等个把小时。因为这是这里唯一的一辆回郊区的班车,售票员傲慢得从来不作吆喝或报站,所以等车人要时刻准备,及时出击,如果错过一班,又不知要等上多少时间。

是细雨蒙蒙的天气,孤零零地在雨中伸长脖颈,看着车来车往,却是“望尽千帆皆不是”,等待的烦躁和归家的焦急总是时不时地涌上心头。在旁边的文具店逛了一圈,出来时就看到车子已经在前面五六百米的拐弯处驶来。看了一下手表,还好,等

都 市 冷 漠

□许丽

来市区工作两年后,独居的谨慎,工作的忙碌,让我从不多管闲事,凡事尽量不麻烦别人便成了我做事情的准则。

这天下班后,我和往常一样来到车站,一眼便看到他

已经站在老地方了。乘郊区班车的人并不多,我和他是这个小站的常客,两年多来,几乎天天乘同一辆车回家。然而,或许是都市人惯有的漠然和矜持,我们之间从没说出一句话。和往常一样,他已经买了张晚报在那儿翻阅了。

到郊区的车子是招手车,车子来往的时间不定,运气好时等十几分钟,背运时要等个把小时。因为这是这里唯一的一辆回郊区的班车,售票员傲慢得从来不作吆喝或报站,所以等车人要时刻准备,及时出击,如果错过一班,又不知要等上多少时间。

是细雨蒙蒙的天气,孤零零地在雨中伸长脖颈,看着车来车往,却是“望尽千帆皆不是”,等待的烦躁和归家的焦急总是时不时地涌上心头。在旁边的文具店逛了一圈,出来时就看到车子已经在前面五六百米的拐弯处驶来。看了一下手表,还好,等

秋色赋

□钱焕杰

秋天深沉而成熟。她虽然没有春的烂漫,夏的热忱,冬的静美,却拥有深邃的内涵,成功的谦恭。沁人心脾的桂花没有鲜花芬芳扑鼻,寒风中傲立的菊花缺乏菊芳的激情,却展示朴实、优雅的美感,蕴藏着力的升华。

秋天从不显山露水,宛如一支饱蘸深情的彩笔,描绘人生绚丽的篇章;秋天想。



雙飛燕子歲時回
夾岸桃花紅似火
水閣春風雨後晴
橋人小渡小舟撐出
柳陰裏
書法 羅一農

書法 羅一農

汇龙潭